

宁远府志

下

寧遠府志

寧遠府志卷四十八

藝文志

紫府飛霞洞記

漢神君張亞作

余舊生越雋按越雋為郡居天下之西南角得坤之
用在漢時戶僅十四萬其俗多營窟板屋而息如上
古穴居野處之世其地則土壙巖穴接黎之邛笮都
雅之靈關道自唐大斥土宇包夷荒而郡縣之民不
堪命越雋遂與中華壤斷士隔真人肇啟偃具息民
執玉斧而划棄大渡之外越雋遂淪嗚呼吾將安歸
當以黎雅為鄉也黎之邛笮闕有靈應洞乃吾之變
化所推蒙山舊屬漢嘉之青衣其俗醇厚簡古如周
民好善堯民可封其地襟帶巖巒如太華之磅礴岷
峨之嶙峋吾嘗愛而居焉近奉帝命往來全蜀至則
寓之以行化限綦莽掩翳如小有清虛之所吾必久

留邑有荀洙父子念此甚久吾知而直命之乃忻然
於吾殿後斬荆棘去茅管為一洞天費僅三十萬錢
屋穴皆備吾接為紫府飛霞蓋本班固賦西都據坤
靈之正位倣太虛之方圓與王勃記滕王閣彩徹雲
衢霞鷺齊飛之義上以示吾不忘故鄉之意下以期
有志於攀鱗者休哉蒙山之下亦有變化之所矣後
之人有能自勵而期為汗漫游者乎然東山舊祠與
自紹興丙寅逮今丁卯始克有洞穴不成於他人而
成於荀洙父子亦有異致也一日荀洙欲記年月曰
此事非神其誰宜為吾亦為忻然親書於石開禧三
年三月十八日記

建昌疆場攷序

明范守己

建昌古郡邛都地自司馬長卿通邛筰於漢漸慕華
風亡何遂郡縣之制以為越雋郡歷晉及唐俱隸我

版圖為編民被聲名文物之教者殆及千載固其間
小有寇亂而旋就誅夷亡損幅幘自唐末為南詔驃
信酋龍所陷改名建昌府遂與中國隔絕歷蒙鄭趙
楊以及段氏久據其地與宋相為終始雖藝祖以玉
斧畫界不勤遠畧而千年衣冠之鄉棄為夷藪不無
少憾云我太祖渾一八方大氛盡掃橋五百餘年陷
弱之民登之春臺而衽席之奇功顧不偉歟乃西南
徼外夷無不解辦束髮版章其土宇利盡西海而止
而建昌近在字下顧有九夷盤據其間特用酋長以
羈縻之而不盡繩以三尺何也包荒藏垢天地海嶽
之量固爾然以字內計之建昌固彈丸黑子地以建
昌計之五衛八所之間犬牙所制周迴三千餘里其
間山川之險阻道路之迂迴閭閻之緩急城堡之疏
數郡邑之變遷風土之美惡兵防之多寡職守之因

革錢穀之贏縮文教之隆替其詳更漢難數司土者
臨蒞其地而懵然亡所知識其何以批郤導窾奏解
牛之妙技耶守己不佞知謝庠丁癸巳冬奉命來飭
茲士每披案牘輒苦扞格愀然不怡者久之明年乃
褰帷損騶徧巡其境所至按圖而諮之輿皂畧不
遺也暇則兼徵掌故互相攷訂積兩月覺有所見此
心豁然歷歷可指諸掌乃為是書以昭同志悅乎一編
而披覽之一方之利病庶乎其有所洞悉云至於不
疾不徐得心應手自有輪扁之至巧者在予何能為
焉

重修建昌文廟記

明李賢

建昌儒學創自有元及今幾二百載廟學頽廢祭奠諠
肄弗稱都指揮僉事涼山宮侯損已俸率屬僚及尚義
之士庀財鳩工命指揮陳謙董修治事經始於成化已

丑四月落成於是年八月增舊起廢撤隘而新之廟
學加宏祭奠誦肄各有其所來游來歌之士鼓勇登進
視昔為淳其學訓導鍾誠志書來索記余惟建昌古邛
都也勝國時或郡或路建置不一入國朝始立為建昌
軍民使司直隸四川行都指揮使司為四面皆夷居其
地者悉武弁之士其所習坐作進退戰陣之法其所轄
雕題椎髻侏離卉裳之徒知尚武不知尚文雖涵濡聖
化日久求知文之經緯造化合文武為一道者不多其
人焉宜乎宮侯崇重廟學作興於斯文也嗚呼天不廢
斯文於建昌生侯來茲都僉其事獲有今之作興歟斯
文在天地造化萬物旋轉弗窮萬物藉以陶冶弗已不
有孔子任斯文於已範圍天地陶冶萬世則旁蹊曲徑
迷或正道人將舍正路而弗由也況夷地去中州遠而
習尚素異者乎欲傳孔子之文於遠地不從廟學始其

何以聳人觀視。越鼓舞作興之效。昭人文化。夷俗拓治。
化於無窮。今廟學已修。文教聿振。遠人顧瞻。各思振發。
投戈棄甲。解辦改容。去夷習尚。文化君君。而臣臣父父。
而子子。夫夫而婦婦。長長而幼幼。家詩書人。禮樂爭鬥。
不聞淳龐熙洽。麗美中州。時時稱為小鄒魯矣。抑余聞
魯修泮宮。淮夷卒獲。虞萬牟。四賢成於文王之化。建雖
夷商能不感孔子之文之化者乎。匪直藩臣與职教游。
歌之士。祭奠誦肄。有所人才湧出。賢才世用。侯之尚文。
而宣武崇本。而化遠於一廟學之修。豈不槩見乎。凡官
於其地。隸於其屬。生於其間者。不思昭人文以拓化原。
講武備以固疆場。判文武為二途。非特有孤侯。何曰作
興斯文之心。其自棄淪沒而甘於夷風。有愧斯文獲罪。
清世吾無望於後矣。其演教之之術振發以求光於其
地。又在职教者與游歌之士。自勉爾宮侯宗彥常其父。

聚寧撫平密將軍印平雲南麓川原崇功累官後軍
都督府都督侯蓋能世其勲業云

學田記

明王廷簡

國家經治以文戡亂以武其道未始不相為用而未得
其情者往往枘鑿視之殆未知先王之所以衿帶其甲
胄而教化其刑罰者其機在轉移之間耳故舉陶一士
師挾章程以其職冠變契而不為讓知有虞氏之以法
開教養也有虞氏之用舉陶也水土尚未及平而首誅
四兇是先除厥害而後興以利也迨夫周官有司馬有
司寇若專為兵刑設矣而司徒伯宗亦曷嘗不陰藉其
功然後得善於其職哉余嘗竊持是說以求世之當事
者而鮮見其人乃今於五嶺周公一見馬公以丙戌之
歲奉上帝命持節備兵建昌蓋主爵者為邊圉計故借公
往也公至召父老子弟及闔屬文武將吏詢之曰吾聞

此中法紀隳墮夷孽縱橫為吾民害吾欲去若害以安
若民計將安出衆僉曰害之大者在土酋其首惡如王
大咱五咱安守等內外協謀畜養亡命嘯聚山谷劫民
財物燬民廬舍習以為常且占據各處腴田自食而文
武將吏莫敢誰何苟幸其無他故足矣欲去之誠未易
者公聞之輒然曰玩寇滋亂俾一方生靈歲罹荼毒皆
吏之弗職也吾仗國家盛德即步武外芟夷其人甌脫
其地特運掌尔何憚勞哉公亟請於兩臺疏聞於上議
提兵並剿之公身率一二將帥指受秘法扼險守要務
執渠魁曾不閱月而二酋授首從賊安守等亦就擒戮
遂馳露布報闕下以紓天子南顧之憂說者謂此捷當
與武侯渡瀘之師並勒旗常矣公曰夷孽既除民稍安
堵其所以計容蓄張教化為疆場久遠慮者不可不之
請也乃檄所司覈五咱占地盡沒入官起科徵糧計歲

得租米八百餘石以充兵。復查出安宅賊屬木托村
土田九段共計一頃有奇。畝得租米七十餘石。公以衛
學設在邊隅。每歲諸生赴考。科拔渡瀘踰嶺跋涉艱辛。
即以此充學田。歲收租米貯之學宮。酌量輕重以助脚
費。或有積羨則贍給貧寒婚喪。催輸責之衛所。出納主
之教職。田有是界。佃有常戶。祖有常數。載有卷冊。咸有
稽覈。此百世之利。於是該衛父老子弟咸舉手加額。相
為慰諭曰。維茲壤地皆王土。也不幸鞠為盜藪。滋莠養
冠者百有餘年。賴公經畧。一旦剪除荆棘。以助菁莪之
化。俾我士類出無憂於跋涉。入無憂於俯仰。皆公賜也。
今而後有弗能專事詩書以應上求砥礪志行以終公
惠。曷名為人。然弗鞠言於否。無以昭示於來茲也。迺屬
署學雅庠博士羅君世守率通學諸生等。丐余為記。余
伏處山林荒廢且久。曷能鋪張盛事。然樂觀厥成。竊嘆

公之是舉握成算戮元兇俾邊徼赤子脫鋒鏑死亡之
悲亦既備矣迺更軫念邊士給美田樂育之資是真能
以法開教養者匪其忠猷卓識得文武並用之精熟能
然哉詩云文武吉甫萬邦為憲今上慎簡兼才為九邊
鎖鑰行將付公俾贊廟謨綿宗社靈長之福其為憲萬
邦也久矣疑哉公名光竊號耿西東粵之潮陽人為隆
慶辛未進士歷官南曹郎出守順慶其惠政德澤之在
順慶者不可盡述姑述其有造於邊士者如此俾異日
有考云

重修白塔寺碑序

本朝張元凱

古今人之於佛教也有信之篤盡棄其學以從彼者惑
也有厭之深力詆其非以杜其異於儒者並其同於儒
者槩寘之矣余則不然從其不貪不殺之教以化世人
恃亂爭奪之心而端其兼愛偏向之趨以歸吾儒正詣

明道之學如斯而已。夫人至不貪聲色臭味及諸富貴
威權則利欲不亂其中。綱常克盡其分。溫厚和平。爭奪
不興。又何殺業之有。佛教不幾有小補於風化耶。已亥
暮春。余奉命兵憲茲土。戡亂安民。明農課士。一二年所
邊圉漸起。暇日從招提遊。步及城西北隅之白塔寺。創
自六詔景莊者也。年遠寺隕。不勝蕪穢。而况兵火迭逢。
蓮花座中山鬼夜舞。磷火佛燈。互為明滅矣。正思所以
庀財鳩工之人。而江南僧寂聖至。是僧也。非流俗之頭
陀。乃逃儒而歸禪者也。取舍佛教大畧合於余心。因與
之謀。爰捐奉金。建準提閣一座。其他殿廡鐘磬丹堊之
需。不無資之信善。復書小引一通。授之。使募此。辛丑年
事也。功成。余往視之。不惟崇隆浮屠莊嚴諸佛。即精舍
之所宜有者。無器不備。余與寂聖接引。邊人曰。遷於善
之盟踐矣。舊時常往田地。皆清而歸於寺。以供本寺僧。

人衣鉢接待十方衲子沙門規制及檀越姓氏任持名
號載諸碑第斯後之續派於斯者無為習俗所移假瞿
曇逞夜叉之術務須戒律自持敦綢常達人天之旨則
叢林之不朽正不在佛而在僧也亦不獨專在縉流而
更關名教壬寅花朝紀事於石以示來茲

復修越雋東路記

明余承勛

越雋當西南夷孔道自漢武鑿山導水以通卽後
孔明渡瀘南征隋史萬歲由石門以通南詔唐常棣置
清溪關以和羣番所出雖異而石門清溪則今黎雋柅
塞皆謂之南征道也然關梁徒治邊計益嚴故遠人陟
險阻犯瘴厲穿番落一綫微路弗僅難而且病矣明嘉
靖己亥冬憲使富好禮按部黎雋間脩豫之暇察山川
險夷寒暑炎祥凡可幹利害綏遠人者咸經理之弗遺
乃謂大渡古瀘水也孔明嘗五月渡瀘維其時炎濤噴

霧禽獸避匿雖軍書驛騎交馳於津候間亦必俟暑退
瘴消而後敢渡河通集焉相公嶺亦號自孔明岷巖巨
壑鳥道盤空窮陰凝閑集雪不消其中黯菁驚湍諸番
每乘以為亂故非哨期則群百數十人弗敢遇也嗚呼
天塹鬼關動遭不測識邊者顧弗思以處之何耶於是
乎請於當路中丞李公欽侍御董公珊曰國初景川侯
曾震來蜀謂置道以通越雋蓋利其風候宜人番酋嚮
順履垣而道捷爾今廢道之陳跡具在盍圖而治復之
僉曰審邊土利害而趨避之善籌邊者也富公乃命宇
越指揮下鰲者率諸邊土目自嶺西之首塗隨山刊木
緣猱狔之境而東之則塹關有遺戍絕谿有遺梁標界
而編織種落有遺蹟約費省勞故不數月而裁眉之麓
為通達矣然復程遠邇經度猶衛而嚴夫善後計焉凡
為戍堡五曰小菩薩曰黑麻涌曰一碗水曰板房曰金

曰為公館內曰舒快曰老木坪曰羅猶曰射箭坪曰堡
館間置連落三百餘里每堡涉越舊軍十人每館設馬
五匹箭坪則編我眉夫五十人羅猶則土民五十人舒
快木坪則各越舊軍二十五人仍各置一人總領之以
防守焉若兵械戎饗供帳什器之數所有靡不備設有
驚則聲援相望遠害而蒙近利焉故人樂趨之至大渡
河故道不敢開亦弗敢失若古黎之南北二路惟遠人
審趨避焉爾或曰天設之險人謀恐未足以勝之是路
也乃謂審利害而趨避焉果天邪人邪不然籌邊之計
創始難克復亦不易苟易為力而且利焉若犂之治復
石門道者天實相之患後之人畏難無所於述焉爾是
故天寶中李白作蜀道難篇以刺嚴武寓天險也陸暢
更作蜀道易以美韋犂寓人謀也求之乎美刺之實則
道之難易在人弗在天也人謀弗可以勝天險乎富公

則鼻之儔也經畧西南疏邈不閉治道乃其一端爾故

樂為記之以俟詠邊者

遷修會理州儒學碑記

明唐 昇

惟我皇明誕受天命奄有九有稽古右文凡郡邑固有
大小建學設官用敷文教薄海內外咸尊儒術百餘年
來治隆俗美上媲唐虞三代之盛而非漢唐宋所可逮
者會川古邛都國至漢為越雋郡屬西南彝地在荒徼
民彝錯居俗習頑犷勝國以前學校未之設也迨我國
朝統一華夷悉入版圖至析越雋地置衛控制而番乃
建學立師選軍民子弟俊秀者聚而教之文教即振營
髦之出科目之揚聲者不無其人次之則履貢途業胄
監登銓授職布列庶位不可枚舉作人之效於是為大
歲月滋久學舍浸弊宏治年間有司嘗亦新之迄今餘
三紀官廢於缺銓道衰於寡師以致學之殿廉堂齋類